

# 刘冰：世界的词根

策展&撰文 | 阿改

刘冰的绘画，总是满满当当的。

譬如《天下人间》，除了连绵起伏的山峦、流光溢彩的湖面和绿油油的草甸，其余全是生灵：

吊带裙子后面露出一截尾巴、棕红色长发中转过脸来的女人；身着短裤，侧身仰首口啖葡萄的男人（后面动物的角从他的右臂穿过来）；牧民，龟仙人，双手着火的女孩，左右分列于下的人面兽（也许是她的伴宠“孙西美”的化身）；左手持登山杖、右手似乎拿着某种长豆荚，乳房裸露的短发女孩；头上长角的黑人举着魔镜，一个丰腴的女人正对镜落泪；骷髅摘花，她背负星空彩石，仿佛外星人的脸庞在放光……

无所谓经典构图，无所谓先后顺序，无所谓大小对比和透视关系，刘冰不起草稿，只是顺着第一笔勾出第一个形象，然后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如同一个从未受学院派训练和熏染的孩子，刘冰在画面上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叙事。如果把这种直接绘画视为一段旅途，那么，终点是无需预设的，在起和止之间，只有漫游本身——曾经目睹的，听闻的，遭遇的，刘冰截取记忆的片段，融汇直觉和想象，铺陈出一个琳琅满目的视觉世界来。

“世界”，刘冰所画的，当然不是世界的全部，但她以画面上有限的要素提醒观众，世界是确凿的，并非只存在于无穷无尽的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信息流中；是切身的，抛却东西方中心论的文化视角，而只与自己的体验有关。

1985年生于北京，刘冰19岁之前都生活在北师大家属院，此后在西安美术学院度过本科和硕士生涯的七年，直到2011年研究生肄业回京。2012年，她第一次出国到津巴布韦，湛蓝的天空，巨大的植物，还有从未见过的那么多的黑人，她突然觉得，“命运为我推开了世界的大门”。

短期的逗留让她爱上非洲，到了2019年，她决定去坦桑尼亚开始一段为期三个月的工作之旅，随后再去墨西哥隐居，结果，命运的齿轮从她踏入坦桑尼亚的那一刻开始转动，机缘巧合下，她在坦桑尼亚工作生活了三年，直到2022年回到北京，回到在燕郊小小的居所兼工作室独自画画的生活。

非洲，连同她旅行所涉足的印度、脑海中念念不忘的墨西哥和南美，构成了她绘画舞台的基座——并不是说她执意要描摹那些异域的景观和人物，只是在他国的经历已沉淀为难以磨灭的记忆，悄然改变她观看和理解世界的坐标系，为其注入更多元、宽容、温情的视角。

对80后而言，“全球化”曾经是一个令人坚信不移的故事——世界是平的，远方是触手可及的，他人与我们命运与共。今天，虽然全球化进程仍在上演（正如其在历史上也从未缺席一样），但流行病毒、国际贸易、地缘政治变动带来的挑战，不仅极大改变了全球化的现实图

景，也不断修正人们对它的想象和预期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刘冰的绘画似乎充当了某种响铃的角色：提醒我们在世界的广阔地方，还有他人和他者文化的存在，而他/它们，与我们/自己，是可以融洽为一体的。

“在云南香格里拉的那一个月，每天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纳帕海。空旷且寂静。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舞台。偶尔有过几个瞬间，我觉得很像那一年在非洲看到的塞伦盖蒂大草原——一些魂牵梦绕的场景以另一种形式与我重逢了。”刘冰如此解释自己的《天下人间》。此处和彼处，在画里如同切片重叠，搭建出既公共又私密的多棱镜来，正是通过这个多棱镜，我们得以看见刘冰眼中的世界。

那里有香格里拉的山峦，有坦桑尼亚的湖泊，有撒哈拉的沙漠，有印度的哈努曼神猴……而它们从来不是写实的，神话、宗教会时不时来串场，更重要的是，作为想象者的艺术家更乐意在画面上进行“故事新编”：

维多利亚湖边的男女中间，横亘着一头野猪；撒哈拉沙漠里，女人戴毛披草地涮上一盘老北京火锅；以非洲面具现身的“天使”降临抚摸黑人美人鱼；断头神像的脖颈处绽放出璀璨首饰，下方有着背光的许多头颅，映衬出耶稣的悲苦……

如果说，这些都是叙事，如同文学上的叙事一样，我们不知道哪些是有着现实的原型，哪些是刘冰自己的化身——他们中的许多人，有着类似的饱满额头和鼻子、厚厚嘴唇，以及总免不了忧郁的大眼睛。

他们常常直视画外观众，令人相信他们真正的凝视对象首先是艺术家自己——某种程度上，刘冰所描绘的，是删繁就简、虚构重组的自传。她在其中表达自己的身份，对世界的爱和对失去的惋惜。

刘冰“看见”过世界。她将肉身确切地置于非洲、南亚或遥远世界的其他角落，感受彼时彼地的天文、地理、风俗、人情，知道世界之大、之奇，知道一个又一个的他人在此前当下与自己的截然不同——刘冰好奇地看过他们，他们也承纳或回应过刘冰的目光。

无论旁观还是亲历，融入还是疏离，经由时间的冲刷和同理心的作用，原始灵境、文明表象、异域奇观，最终在刘冰那里沉淀为普世的样子。

那些坠落到画布上的世界的碎片——人物、动物、植物，山河湖海、云朵和火焰，既是真实的，也是想象的，既是回忆的，也是象征的，本质上，它们是一个个生动的词汇，如同词根（root word）一般，构造具体的故事，隐喻模糊的道理，曲折地替一个敏感的艺术讲述心里的话。

它们需要被——“解码”吗？这个问题已不再重要；重要的是，对艺术家而言，绘画是一条自我确认的路，在肉身、想象的出与入之间，证明自己存在过、存在着——在变动不居的“世界”之中。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ifUcchQ-U--iRVUDYj4b9w>